

T9299/012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粹類纂卷之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會 施仁編集

維揚 孫應鰲批點

河東 任養心校閱

諫諍

周無諫官非闕典也工得以箴諫瞽得以  
詩諫况卿大夫乎言路亦廣矣感格揀正  
之風養成之矣故雖幽厲以降上自王朝  
下逮侯國一有闕失諍言盈庭孰謂春秋  
無其人哉洩冶殺而陳遂以亡士貞賞而



晉不失霸是則萬世人君之法戒

○周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示

兵夫兵戰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懼是故周

文公且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

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

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

事虞夏棄為舜后稷不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太康廢

不極醇正耀德不觀兵為主腦終篇及覆不過此意歷叙后稷以及武王載述邦制以及征伐不以犬戎實之陳曲至

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窋于戎翟之間棄封

邠至不窋失官去夏遷於邠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

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

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

于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

之制邦內甸服周制九服甸服在侯服外而此曰邦內者商制并王畿為五服祭公蓋以古名

言也周禮以蠻服為要服亦足以相况邦外侯服方五百里侯衛賓服總言之

男采衛凡五圻圻各五百里常以服貢賓於王蠻夷要服衛圻之外曰蠻圻去

圻去王城四千里要者要結好信而服之戎翟荒服去王城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藩圻在

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便是耀德



九州外荒裔之地與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禮  
戎翟同俗故謂之荒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禮  
一見衛圻五歲一見其見也各以所貢供祭祀燕享之  
用如犧牲絲象尊彝玄纁之屬不在常貢之數 要服者貢要服六歲一 荒服者  
王九州外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珽為贊蓋夷鎮蕃  
三服無朝貢之歲惟朝嗣王及其即位一 來見耳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韋昭謂日上食於祖考月祀曾高  
表裏與周禮殊不合漢法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  
便殿亦類此竊恐歲貢不專指祭言御下云終王可見  
終王垂終先王之訓也有不祭無貢以則修意責自有不  
祀則修言號有不享則修文典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  
號有不王則修德德又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已上五者  
而有不平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  
則明刑

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  
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  
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  
伯仕犬戎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嗣子以貴天子  
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  
王幾頓乎危吾聞夫犬戎樹惇立性能帥舊德而守終  
純固循舊德奉常職以終其身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  
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虎諫監謗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虎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



天子聽政一段  
自是本理而首  
以川警之後以  
山川原隰衍沃  
警之各種皆趣

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  
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鄭之也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箴小師刺王闕以正得失  
賦無眸子曰騶賦公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百工諫執  
事以卿列士所獻詩庶人傳語卑賤不得達近臣盡規驂僕親戚補察師傅修理  
補過察政瞽史教誨大師大史掌陰陽耆艾修之瞽史之教  
以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  
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

下濕曰隰下平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  
日衍有溉曰沃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  
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  
幾何言不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  
彘

號文公諫不藉田 國語

宣王即位不藉于畝天子田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  
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  
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  
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

上帝粢盛六句  
見大事在農稷  
為大官以下正



大史順時視土陽癘憤盈土氣震發陽氣厚積以滿而動農祥晨

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月月底于天廟孟春日月土皆在營室

乃脉發先時九日立春前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

朔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

陽升土動當即發洩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結反為害矣不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

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敬祓除監農

不易不更土宜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

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田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

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沐浴饗醴

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潔乃行百吏庶

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祭神大史贊王

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王無耦以耜耕班三之下於上其次各三公三卿九大夫

夫二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

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

班嘗之公卿大夫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以音

律省風土氣和則土氣養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取生長之氣而時布之

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日夜震雷

出滯中土不備墾辟在司寇治以罪乃命其旅衆曰徇行

農師一之先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

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以次而行王則大



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鑄不懈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于農功變易後使以亂農事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甫諫立魯戲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二見王王立戲為太樊仲山父食采於樊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立少魯必犯命不從犯王命必誅故出

自誅王命警策深至

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魯人殺之立括宣王伐魯立孝公稱

仲山甫諫料民國語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敗于姜戎乃料數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協司商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于王

治民之官各盡其職而後民生可殖故引司民以下告之



協名姓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合

旅之司寇協姦合姦民以知牧協職牧人掌牧犧牲工

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廩

協出廩人掌九穀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

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因藉田與民狩以簡知其數王治農於藉千

蒐于農隙春田曰蒐農隙之後釋獲亦於藉王親至王親至獮於既

烝秋田曰獮烝升也月令孟秋乃狩於畢時冬田曰狩

畢升穀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

示少而惡事也厭政而不能修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

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

治民之事各得其理而後民業可興故引治農於籍以下告之

示少惡事正見不可料處

後嗣王卒料之

富辰諫用狄師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王襄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

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夏

商叔世疏親咸以至於亡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邶霍魯衛毛

聃部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邶晉應韓武之穆也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善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

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

封建

詩



兩舉鄭狄文勢  
照應

蔡明詩趣

周德既衰以下  
總領一篇

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親尊賢德之大者也即  
龔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  
鄭有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武公捍之又有厲宣之親始鄭  
祖桓公友厲王之弟棄嬖寵殺嬖臣中侯而用三良叔詹堵  
之子宣王之弟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  
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  
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  
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  
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詩作今周德既衰於  
是乎又渝周召變二公所為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

禍謂子頹叔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富辰諫后狄女國語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

隗氏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

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其無乃階禍乎昔

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大任之家也杞繪

由大妣杞繪二國妣姓大妣之家也齊許申呂由大姜

四國皆姜姓大姜之家也陳由大姬大姬周武王之女

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仲任氏之

武公所滅密須由伯姑伯姑密須之女也鄆由叔妘叔妘

利之內外以  
明禍福



即利内利外之  
實以申明禍福  
其言程亦詳矣

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  
為鄆夫人亦鄆滅之  
聃由鄭姬  
聃姬姓國鄭  
息由陳

媯  
侯稱息媯於楚子楚遂滅息  
鄧由楚曼  
鄧曼姓國楚曼為武

而利其國遂滅鄧  
羅由季姬  
羅熊姓國季姬姬  
廬由

而内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  
而内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

舊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後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

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受氏姓者兆民夫人奉

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内也若七德離判謂尊貴民乃攜

貳各以利退利其身而退自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

列於王室鄭伯南也南服王而甲之是不尊貴也程

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

惠皆受鄭勞平王東遷鄭武公捍之桓王立鄭王而棄

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

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

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姜氏任氏之非禮且棄舊

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

也若能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

階翟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語臣聞之曰報者倦矣

施者未厭狄固貪林殺人而取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

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其昭

懇到若此何不  
悟也

報施德怨四句  
可鑒千古



公惠王子帶也以不得立奔齊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

叔桃子遂奉大叔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襄王以狄

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

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導子帶之失也使襄

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唐之

回紇晉之契丹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

子帶之釁召之然耶為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為悔不當以召子帶為悔也

王孫說諫賜魯使國語

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將見王孫說與之

語說言於王簡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觀之

幣薄而言諂始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

故不歡焉而後遣之執政唯畏其強難距且其狀方上

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

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

取子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殺主德義而

已謂賞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

世子晉諫壅川國語

穀洛闢穀水在王城之北洛水在王城之南靈王二十

似於闢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

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

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



其玉無禹以  
下怕淫之失  
信之得

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  
美是故聚不地崩大曰崩小曰地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  
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  
疢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  
占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  
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山陵堙庫澤池以害天下皇天弗福  
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  
其淫心穰遂共工之過水郭洪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  
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  
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

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  
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夏之地霜雹地  
無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瘧寒火無災燿焱起神無間行姦神淫厲  
民無淫心時無逆數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蝗螟之屬帥象禹之功  
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上天合皇天嘉之胙以  
天下賜姓曰姁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姁猶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為大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  
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堯  
四岳佐禹有功封於此一王四伯豈繫是多寵皆亡王  
之後亡王云者禹鯀之子禹郊鯀而追王之四岳共工從孫共工侵陵諸侯而自王皆以無道而亡禹岳



之典非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因之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節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悞慢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無祭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伯鯀黃帝之後炎帝之後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

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

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違而滑亂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

明精氣以妨王宮王而節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

亂人之門恐干其怒又曰佐雖者嘗焉雖烹煎之官佐鬪者傷焉

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

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

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

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

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厲

虐而流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我又章之懼長及子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至于東遷



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堯時洪水汎

黎民阻飢稷播百穀民用乂安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

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谷以始安民凡十五王

世修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窳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喻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大

王王季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加武成康是為十八王其難也如是

厲始革典十四王矣革更也典法也十四王謂厲宣基幽平桓嚴僖惠襄頊匡定簡靈

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至景王十五世其不濟乎吾朝夕儆

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迎天休王又章輔

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

季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滅之高辛氏上不象天而

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祗而茂棄五

則象天儀地和民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噐子

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

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

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

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唯所詩行

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官以徼亂也度

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

仁也亦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

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

此正所謂省其  
與圖刑法而廢  
與可知以足與  
者皆亡王之後  
亡者皆黃炎之  
後光影應照



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天象小不從文詩書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

單旗諫鑄錢國語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旗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至於

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幣輕物貴則為之作

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輕曰子以子買物物輕則子

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幣重物輕則多作輕而行

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小大

利之錢有大小以水皆以為利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能無匱

懸陳離民則切

後世敗亡何有不罹此者

及極頃挫

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逃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一先可先而不備謂之怠一後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

則原之喻最是



笑備息弄一言  
更不須多責

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  
費小錢以鑄大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橫汚也其竭也無日  
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玉其若之何吾周官之  
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  
去其藏君之富而驟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  
錢

單旗諫鑄鐘國語

王景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無射鐘名大林鐘之覆也  
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  
若積聚既喪廢小又鮮其繼生財何以殖且夫鐘不過

因耳及目何其  
出入跌宕要以  
發明心之樞機  
以示樂之本原  
也且文奇

以動聲先以金奏而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無射陽聲  
林陰聲之大者細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  
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  
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  
五尺為墨倍墨為丈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  
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舉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  
鈞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重不過石百二律度量  
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  
鐘也聽之弗及不知比之不度不合鐘聲不可以知和  
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



此骨子樂之本  
原在此

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  
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  
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  
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德民心  
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  
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  
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變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  
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審號  
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  
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人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

雖論且文跌宕

此皆樂之本原  
實為精美

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謂說子朝有轉  
易之名有過慝之度謂嬖子配適出令不信刑政放紛  
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办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  
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  
器二焉鑄大錢國其危哉王弗聽卒鑄大鐘

○魯

臧僖伯諫觀魚左傳隱公五年

公隱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強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  
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  
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奏列後貫



不軌無舉動不物無上下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

春蒐擇取不夏苗除害秋獮取殺為名冬狩圍守也冬

則取之無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三年一大習出治其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

所獲車服明貴賤先殺辨等列伍行順少長出則

在前人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供祭者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飾器者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

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

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巡地焉遂往陳魚大設捕而觀之

僖伯稱疾不從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謂不從

胡氏謂公不忘忠而不能聽言與郭公善善而不用至於亡國一也此論固是桓隱公猶能加

僖伯之葬于既沒其與后之英主其遺直既死而即停婚仆碑者異矣聽言之難用言之難難矣

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胡氏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

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僖

伯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

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臧哀伯諫納宋鼎左傳桓公二年

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宋華督弑殤公以前所取臧

哀伯達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邪以臨照百官猶懼

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祀天

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和五粢食不鑿石春昭其儉也衮

冕黻珽衮衣九章冕冠也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裳下衣履也衡統紘紕從下而上者紕紕昭其度



也。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王也。佩鞞，厲游纓。

鞞，大帶厲帶之垂者，游旂，旗之末垂者，纓馬之飾。昭其數也。火龍黼黻，上衣下裳之飾。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車服械噐之色象。天昭其物也。錫

鸞和鈴，四者皆鈴之類。錫在馬額，昭其聲也。三辰旂旗，

畫日月星於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

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

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督而寘其賂噐於大廟，以明示

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

失德，寵賂章也。郃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

于維不可也，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噐於大廟

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

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呂氏曰：哀伯，郃鼎之諫忠諫也。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威

耳公曹劌諫如齊觀社，國語

莊公如齊觀社，因祀社，蒐軍實。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

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五年之間，四聘於王。

而一相朝。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

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

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

發而社助時也。春分祭社助時，求福為農始也。收擗而烝納要也。擗，拾也。冬

十二年曰終，天子巡狩諸侯，各會於方嶽，受命焉。

禮記卷之論



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

祀上帝天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如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先公先君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

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

齊

匠師慶諫丹楹刻桷國語

莊公丹栢宮之楹而刻其桷將逆夫人姜氏故匠師慶御孫為

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

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觀成

戒故能攝固不解以父攝持也今先君儉而君侈之

上師而有此諫視後身都承輔至導啟為之當何如者何句字字蒼翠可也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令德替矣公曰吾屬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令德替矣公曰吾屬

適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

以已乎公弗聽

夏父展諫男女同贄國語

哀姜至莊公夫人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

宗婦大夫之妻也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君所作則為故

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

備位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

以告虔也棗取早起栗取戰栗皆所以示敬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

公執栢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幣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鷄



以明尊卑異物也。內傳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臧孫辰諫焚巫尪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巫女巫也。尪，瘠人。面向上者，以巫禱。

雨不驗，尪亦致。臧文仲曰：非早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

若能為早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成風請復須句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

僖公之姊，風成風。姓須句之女。

不遇。修城郭何與於此？即興工作，以資食役之意。亦亦有行之者。後之可備不虞。

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

須句子者，乃伏羲之後也。實保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故云。

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

邾近諸戎，維用夷禮。故云蠻夷。周禍也。若封須

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公伐邾，取須句，反。

復其君焉。

臧孫辰諫不備邾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

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

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及邾師戰于升



際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邾城

臧孫辰請求晉釋衛侯國語

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不事晉又殺叔武其臣元咺訴之晉文公執之

使醫鳩之不死其鳩得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

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謂鳩隱乃

諱也大刑用甲兵六師其次用斧鉞斬中刑用刀鋸割

用刀斷其次用鑕鑕臏刑薄刑用鞭朴以威截用鋸

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甲兵斧鉞

鞭三次野朝是無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

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

恤也位次同者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

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

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使不公說

行玉二十雙王曰穀傳曰納玉於王及晉皆十穀乃免衛侯

臧孫辰請求賞重館人國語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以觀裸故伐曹僖公使臧文

仲往受地宿於重館重地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

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

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

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

魯之班長應晉  
不以故班又先  
諸侯應晉必親  
先者  
少安言少緩也  
其誰望之言他

可憐



不詳及也

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自洮以南東傳于濟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

出而爵之出之隸以為大夫呂氏曰異哉重館人之論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先不速行將無及已

信如是說則狡商庸賈趨利如風雨者皆重館人之所謂先也以滅文仲之賢反為其說所動冒利競進雖得地之多吾恐文仲之所喪者之多於地也

叔彭生請用內兵左傳文公七年

穆伯公孫放娶于莒曰戴已巴莒姓其姊聲已戴已卒又聘

于莒莒人以聲已辭謂有聲巴在則為襄仲聘焉仲遂穆伯從兄弟

穆伯如莒蒞盟時徐伐莒莒人來請放待平之且為仲逆見之美自為

前

鍊章句

娶之仲請攻之公文將許之叔仲惠伯叔彭生諫曰臣聞

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

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

子使仲舍之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為兄弟如初

里革斷罟匡君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漬罟於泗水以取魚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

者大寒降季冬土蟄發孟春水虞漁師掌川澤之禁令者於是乎講眾

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

獸孕水蟲成春時獸虞掌鳥獸之禁令者於是乎禁罟羅罟羅鳥罟

猶魚鼈以為夏槁時獵獵也夏不得取故於此助生阜也

里革之正諫宣公之聽言師存之故沃叙述流



鳥獸成水蟲孕

立夏時

水虞於是乎禁置罝設罝鄂

罝當

罝置小網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

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

槎斫也以

澤不伐天

草木未成曰天

魚禁鯤鮪

鯤魚子鮪魚子

麇麋

麇鹿子麋鹿子

鳥翼鷖卵

生哺曰鷖

蟲舍蝼蛄

不教魚長

別於雄

行網罟貪無藝

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

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

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季孫行父諫從楚

左傳成公四年

公成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

後

叛晉季文子

父行

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

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榮欒諫伐季氏

國語

襄公如楚反及方城聞季武子

宿

襲卡欲還出楚師以

伐魯榮成伯

欒

諫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

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

不違夙

武子名

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

言魯人不敢違

夙之命必與協力相守

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

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玉而



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言楚將封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予魯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與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子家羈諫伐季氏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公若季公獻弓於公為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

去季氏公若怨季孫意如不從其請而殺申夜姑也公為告公果公賁皆公為弟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言至再三公曰非小人之所及

也公果自言公以告滅孫滅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

勸嘗拘滅氏老侵郈氏告子家懿伯羈懿伯曰讒人以

懿伯之言有三

公三違之及於難宜也

不可為說人以君僥倖尤為朝

諫自之出又矣見公無政也為之徒者眾矣見公無徒也何不

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惡不可為也言民數世自

以來失民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言不合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

有司討臣以于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矣矣窮困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

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積其所蓄之怒

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君必悔之弗聽郈

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

駸侯帥徒以往時叔孫舍以事往闕不在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



執水箭而踞而踞無戰心也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壘季氏

見叔孫氏之旌先在以告候者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

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逐之使奔

意君止不可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

難復與臧孫如墓謀辭先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汪氏

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二季氏不克而出奔者

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

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

子皆以為為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

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水而踞莫有聞心則無兵也

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臂以當車轍其不為曹髦之亦

出於皆背者幸而免爾

子家羈諫主齊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齊侯景唁公子野井弟生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五家社以待君命討季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

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

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

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齊侯取郟為魯公至

自齊處于郟既而齊景公設禮以享而使宰獻及遣高

復勤如晉公乃如晉晉定公欲納之而不果薨于乾侯

胡氏曰齊侯唁公子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

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

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戚

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

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

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

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

東爭



魯夏諫立妾

左傳哀公二十四年

公子荆

哀公庶子

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魯夏獻其禮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

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

不曰宋而曰商避定

諱公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

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

○晉

士蔦諫將太子

國語

公獻

作二軍

僖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為晉侯至此初作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

申

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蔦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

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

沃曲而官之位

鄉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

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

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

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蔦對曰下不可以貳上

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

四支

上下左右以相

助心目用

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

手

下貳代履

以後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

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

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

不使敵知

是以寡敗若

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

金鼓旂旗

弗能



移也。聲音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

里克諫將太子 左傳閔公二年 國語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也。驪姬欲立奚齊而廢申生，言於獻公使之伐翟以圖之。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

察明不可之故  
非以保全寔事  
理如此

慶告太子懼不  
孝不懼不得立  
亦事理寔如此

政執國政者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專威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太子專則君失官人之道帥師不威，為將待稟則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傳

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非故事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



子未知誰立克  
已不對此又言  
立大子之道克  
又不對蓋克徒  
能強諫帥師之  
故事而不能深  
明擇嫡之是非  
弗濟返害又何  
无也

處父子之間  
一言斷之

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大子之道三身鈞以

年德同則年同以愛立所愛疑同決之以下策子無謀

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使之征伐欲公不說里克

退見大子大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公衣大子偏

玦袞在中左右異故日偏玦如環而缺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

金玦令不偷矣君令於大子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

不孝不懼不得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請言執恭敬愈

孺子勉之乎勉為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入諫其父

呂氏曰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者至

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未敢發使優施

以言動之克猶用前術而不知變乃曰吾東君以殺大

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死乎驪姬得其中

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  
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  
兩虎之鬪獸不容蹄驪姬申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  
勢已新而方守其舊勢已改而方守其初用前術應後  
勢克之所  
以敗也

狐突諫戰翟 國語

至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

國君好艾好艾謂多大夫始好內好內謂多適子始社

稷危若惠順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

圖之乎况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

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衣之偏

示中而告我權佩之金玦示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

申生真可謂善  
處父子矣喻言  
以疑擇術以厚  
君子有餘悲焉



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蝎木虫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皇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

慶鄭諫乘小駟左傳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秦穆公之納晉惠公也。穆姬屬賈君，約納羣公子許賂秦以五城，皆背之。且閉之，糴故來。

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

皆施幸災所致。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怒其不孫，不以爲車。

右而以家僕徒爲之。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

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

將與人易，不如人所使。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疆

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戰于韓原，晉

戎馬還，便旋也。寧而止。公虢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

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在秦三月，而許之平。晉侯

歸，殺慶鄭而後入。

齊姜諫懷安國語

文公在翟十二年，乃行。驪姬譖重耳於獻公，使君蒲後復使寺人披伐蒲，遂出奔翟，獻

公卒，惠公立。適齊，齊侯相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

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



齊知文公叙  
接輕妙

姜氏引臨汝之  
詩莘莘之詩及  
西方之書鄭詩  
管仲之言齊史  
之記何物女流  
無通透若是

位諸侯畔齊子犯孤偃知齊之不可以動求反而知文公

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業

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滅其而

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

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

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謂奚齊卓子死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

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

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

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

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

能及乎及謂及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

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

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

民威在民上能威民則居尊弗畏有刑不畏威則獲罪從懷如流去威

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欲辟罪故鄭詩之言吾

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

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  
父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計時可得國君國

關鍵精神激發  
疎暢



不議相合何事不成

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

火。歲星所在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閼伯唐之火正，居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

囚之實紀商之吉凶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

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唐叔至惠公方十四世亂不長世，公子唯

行。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

行。

筮使請復曹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有疾，曹伯共之。豎侯孺偵筮，史使曰：以曹為解。

楚圍宋，先軫謀伐曹以救之，因執曹伯將與楚戰，時復用先軫謀，私許復曹以携之，而未歸，故以為請。齊

桓公為會而封異姓。邢公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

禮也。與衛偕命。晉以元咺訟嘗執衛亦私許復之而不與偕復。先復非

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

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士會諫殺宰夫。左傳：宣公二年。

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

夫肺，能躡不孰。能掌煮之，不熟則有毒殺之，寘諸舂，使婦人載以

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

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

諫不入則莫繼  
信斯言矣三進  
及溜而后視之  
形寫如畫



溜而後視之公知欲諫故佯不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

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

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關唯仲山甫補之能

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可以常服猶不改

士渥濁諫討荀林父左傳宣公十二年

晉師歸楚圍鄭晉師救之桓子請死時荀林父為帥故任其責晉侯

景欲許之士貞子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

晉敗楚于城濮食其穀三日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

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盡也因獸猶鬪况國

引鑿城濮意新

相乎及楚殺子玉城濮之戰子玉主之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

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在穆弱

於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父不競乎不止再世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

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

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滅潞林父晉侯賞桓子狄臣亦

賞士貞伯瓜衍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

矣

伯宗諫救宋左傳宣公十五年

楚子圍宋楚莊王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宋殺之楚遂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

不父事君見為得臣也



急于晉晉侯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

之長不及馬腹非所繫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

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隨時制直川澤納汙山藪藏疾毒害之物

之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為此喻君其

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虛言以懼楚慰宋

苗賁皇請釋齊臣左傳宣公十七年

晉侯景使卻克徵會于齊欲召齊會斷道齊頃公帷婦人使觀

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先歸殺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

孫良夫跛曹公子身樓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樓者御樓者蕭同姬子

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從

及欽孟高固逃歸會于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

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栢子弱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

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

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

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

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

沮使齊人沮高子之言信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

成其悔三子悔來之心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



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韓厥請立趙孤 左傳成公八年

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趙朔早死莊姬寡居趙嬰替之通之原屏怒其弟放之齊

于晉侯 景曰原屏將為亂趙同食邑於原 趙括食邑於屏 欒卻為徵二族

証其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武趙朔之子莊姬所生莊

姬晉成公之故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武從其母在宮

季之勲 趙衰從 宣孟之忠 趙盾擁 而無後為善者其懼 文公

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玉 邪辟者

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

武而反其田

厥之言可以勸

不虞天命不念人事此文有焉

女叔齊請從楚求 左傳昭公四年

楚子 靈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 平 欲勿許司馬侯 女叔

齊 曰 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

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

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

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

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 多難

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難

是三殆也四嶽 東岱西華南衡北恒 三塗 大行轅轅 陽城 山 大室

中岳荆山中南 山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 有此險者亦多無德則滅



也。莫之北土。代燕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於神明通，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守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無知弒襄公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里克平鄭以二公子之徒作亂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狄滅衛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楚子合諸侯于申。

叔向請逆楚公子

左傳昭公六年

韓宣子起之適楚也。送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報晉侯將亦弗逆叔向。羊舌肸曰：楚辟我衷，正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悅，乃逆之。

叔向諫射鵠

國語

平公射鵠不死。鵠，鳥也。小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暮見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一發而死。曰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



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反言以諫君忸怩顏乃趣促救之

屠蒯以飲寓諫 左傳昭公九年

舖敘而檀弓之文為勝

荀盈卒未葬晉侯平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

尊公使人執尊獻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樂官也檀弓以酒蒯請為之佐

飲之以示罰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以紂

甲子喪桀以乙卯亡君徹宴樂君遇此日不設宴樂學人舍業者

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外都

之嬖者檀弓以為李調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

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當哀而樂而女

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

志以定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上不明而

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荀躒請逐范中行氏 左傳定公十三年

范氏十吉射中行氏荀寅伐趙氏之宮衛貢五百家在邯鄲趙鞅欲徙實之晉陽

而不得遂殺邯鄲午荀寅之甥趙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荀躒言於晉侯定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東爭 二十五



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衛

石碏諫寵州吁 左傳隱公三年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莊公幸妾之所生 有寵而好兵公 莊弗

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

泆所自邪也 邪所從來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

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

不憾憾而能胗者 自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

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

之龍勿勞乎是義也石碏知之矣

大逆之馭柳子有文然碏言未始不是物則推言之

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

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州吁弑桓公

而立 張氏曰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

禍後嗣可謂慘矣

甯速請禮晉公子 晉國語

晉文公在翟十二年乃行過衛 自齊適衛 文公有邢翟之

虞不禮焉甯莊子 速 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

結也 君親其親所以結民心使相親也 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

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

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



禮記卷之四十一

不禮焉棄三德矣

三德謂禮賓親親善善也

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

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

謂伐紂有天下

天昨將在武

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

聚謂財衆

必武族也武族

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昨有德晉之守

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

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

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文公既立之四年楚伐宋晉伐衛以救宋分其田賜宋人

甯俞諫祀相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

相夏后相也昔

居帝丘公命祀相甯武子

俞

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

可以語禮典矣

其祀祀鄆何事

祀鄆皆夏之相後自常祀相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

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諸侯祀不請改祀過其祖

請改祀

命

定姜請復孫林父

左傳成公十四年

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晉侯

厲

使卻擘送孫林父

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

定公夫人

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

也

林父良夫之子

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

違大國必見伐

雖惡之不

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眷宗卿不亦可乎衛侯

見而復之

公叔發諫追魯師

左傳定公六年

先君宗卿之嗣欲不忘世臣也大國又以為請欲不失鄰好也



公侵鄭周僖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晉使魯定公討之往不假道於衛及

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將逐三桓欲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發老矣輦而如公曰

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所

鑄成之昭兆衛成公得寶龜灼之其兆八明故名定之鑿鑑鑿帶而以鏡為飾也衛定

之公有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

苟憂之將以為之質質子以求納之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

小忿蒙蔽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妙之子唯周公康叔為

和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夫將多陽虎之罪

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鄭

祭仲諫封叔段 左傳隱公元年

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後出奔共莊公

寤生驚姜氏史記云寤生生之難也蓋絕而復蘇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

共叔段欲立之為大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

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虢叔東虢君也虢叔居制恃險而不

修德鄭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足

曰都城過百雉方丈曰堵堵曰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參國之一三分其國之一中五之一五分其國之一小

九之一九分其國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



二卷  
日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  
所早為之圖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  
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公子呂請除叔段

左傳隱公元年

既而大叔段命西鄙北鄙貳於巳公子呂曰國不堪貳

貳心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

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不用將自及及於太叔又收貳

以為巳邑前兩屬者至於廩延子封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公

曰不義無君不暱無厚將崩衆不附大叔完聚完城繕甲兵

具卒乘步卒兵車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

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

諸鄆大叔出奔共胡氏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

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又曰鄭

莊公志殺其弟使糊其口于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

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

互爭兵革不息忽儀壘突之祭其禍慘矣

穎考叔請復武姜左傳隱公元年

遂寘姜氏于城穎并怒而誓之曰不及黃泉地中之無

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

公賜之食食舍肉不啜羨欲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

掘地及隧之談  
猶為未至何必  
如此

此為左氏大篇  
深通淺問可謂  
春容矣始叙莊  
段共生而姜惡  
莊愛段此為置



於城賴之張本  
繼叙祭仲呂封  
之諫而莊皆不  
聽蓋以必除為  
心故必養成其  
惡段之出奔已  
不在於鄭之口  
其曰姜氏欲之  
焉辟害豈人子  
之言也曰不昵  
不義豈特朝豈  
人凡之言也幸  
封人之諷得以  
發其悔心不然  
人類天常絕矣  
故左氏有純孝  
錫類之與焉結  
攝照應形容如  
見

既不能強又不  
能弱此即既不  
能令又不受命  
也

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道也其誰曰

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和樂也姜

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舒散也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呂氏曰考叔以一言回莊公

爭一車而死於子都之射惜其不能推也左氏嘗舉詩

以美之自今觀之能捨肉而不能捨車則其孝有時而

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不能錫矣

孔叔諫逃盟左傳僖公五年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諸侯盟惠王寵王子

鄭而立之故齊桓公帥諸侯會盟以定其位王使周公召鄭伯文曰吾無

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

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

輕則失親無援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

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及惠王崩齊桓公復與諸侯盟于

孔叔請下齊左傳僖公七年

齊人伐鄭討從孔叔言於鄭伯文曰諺有之曰心則不

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

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中

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以逃盟

申侯



叔詹請禮晉公子 晉國語

晉公子過鄭重耳在翟十二年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

曰臣聞之親有天之所啓用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天

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

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

雋才離違而得所遭禍而居翟父約而無釁一也同出九人

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成其

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

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股

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

也相扶持若親有天獲三胙者謂成而雋才晉國可謂大

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

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在外

自長幼還軫諸侯車所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

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晉文公既立之六年與秦穆

曹

僖負羈請禮晉公子 晉國語

晉文公自衛過曹出亡時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駢脅欲

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蔽也薄而觀之僖負羈言

首舉四節中言  
三胙未又申明  
四節以見三胙  
其指禍福頗至  
明悉文公竟不  
聽自貽伊感哉

晉文公以困窮  
凡過列國而國  
之在位多不能



之則春秋時人  
不置易及者

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  
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  
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  
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  
也國君無親國以為親以國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  
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  
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  
材三人狐偃趙衰賈佗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  
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夫此  
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

書經

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謂政  
之幹禮之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  
之公弗聽按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夫子必得晉國得晉國而  
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及晉文公立之四年楚伐宋晉侵  
曹以救宋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  
人也執曹伯分其田以賜宋人

○虞

宮之奇諫假道 左傳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先是晉獻公嘗用荀息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也車  
謀以壁馬假道滅下陽

二卷

東爭

四十二曹虞



輔車唇齒之譬  
至矣不聽乃謂  
為同宗不害滅  
號何愛於虞雖  
至愚亦必與警  
矣不聽乃謂事  
神豐潔真可笑  
矣

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  
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  
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  
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  
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獻公之  
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  
之盡殺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  
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  
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

臘秦祭名也春  
秋時何得稱之

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不  
及  
祭臘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還遂襲虞滅之

○隨

季梁勸修政

左傳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  
師董成主其事王毀軍而納少師弱少師歸請追楚師隨  
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  
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  
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祝官史官  
不虛美君信也  
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  
以欺鬼神臣不知其



又如層瀾疊嶂  
而又流迴阜轉  
以極奇觀

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  
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  
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謂民力完則六畜大而無疢備而無關失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  
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酒之味嘉而將以敬謹也謂其  
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  
其三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其心而  
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

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宋

子魚諫圍曹 左傳僖公十九年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宋襄公邾文公盟于曹南曹子魚共公不修地主之禮故圍之

夷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

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詩曰：刑于

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

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公孫固請禮晉公子 晉國語

晉公子重過宋 自曹適宋 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



幼矣從幼至長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

食邑於賈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

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它公族也而多識以

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

幼自幼至成人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報商頌

曰湯降不逢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

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樂豫諫去群公子左傳文公七年

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

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

以為比詩人取以喻王族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

焉者也八尺曰尋所以量木也謂木藉枝葉之庇而縱尋以尋之斧以伐之也必不可君

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

聽穆襄之族公所欲去者率國人以攻公陳氏曰昭公去群公子而樂豫以公

子而爭之豫之言雖是而昭公固已疑之矣

○陳 五父諫辭左傳隱公六年

鄭伯莊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桓不許五

父佗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

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

漢本根見一



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惡屈則善

洩冶諫宣淫

左傳宣公九年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

皆衷其

相服

近身衣

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

無

為且聞不令

以不善聞四方

君其納之

指相

公曰吾能改矣公

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公與孔寧儀行

公有能改之言而二子請殺之呼真不容

史悲夫

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

舒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

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又曰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胙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

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胙善矣

○齊

管仲請救邢

狄人伐邢管敬仲

夷

言於齊侯曰我狄豺狼不可厭

也

不可使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

酖鳥名以羽畫酒能殺人

言宴安之禍其毒如酖

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

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格自別



管仲諫用鄭世子華 左傳僖公七年

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桓曰臣聞之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

諸侯官受方物四方諸侯各有職貢時周向衰王貢不

以貢天子而諸國掌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時鄭文

賦之官受命於齊也首止之盟而即楚不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

肯親來姑使華聽會言鄭所以違齊族實違君命言鄭所以違齊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

為內臣孟子華欲乘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

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

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守若命之謂信違此二者姦

謂者之略固如此九合一匡非

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

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

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

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用子何

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書記姦

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

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助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

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

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于齊蘇氏曰管仲

華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

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二歸國有六廢之禍故孔子小之



仲子諫廢太子

左傳襄公十九年

齊侯靈

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鬻聲姬生光以為

太子諸子仲子戎子

衆妾皆宋女

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

子戎子請以為太子

欲立牙

許之仲子

牙所曰諫於靈公

不可

廢常不祥間諸侯難

謂廢黜之事難成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

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詳也君必悔

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

廢徙之東

使高厚傅牙以為

太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

朝靈公卒莊公

光

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

晏嬰諫納晉欒盈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患其母欒祁與州賓通祁懼其討也愬於父范宣子宣子逐盈

自楚

適齊晏平仲

嬰言於齊侯

范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公會諸侯於商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

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

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

久矣

晏嬰諷諫繁刑

左傳昭公三年

景公欲更晏子

嬰

之宅曰子之宅近市

下

隘囁塵不

可以居請更諸爽塏

保

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

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

子齊宅對  
不忘親諫不  
忘君

樂從仲子戎牙  
晉保



也敢煩里旅不敢勞衆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  
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曰踊貴履賤景公爲  
是省於刑時景公繁刑有鬻踊者故以此諷之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  
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其是之謂乎

晏嬰諫誅祝史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景疢瘥期而不瘳詎侯之賔問疾者多在梁丘據  
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  
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非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  
盍誅於祝固火囂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

晏子述屈建康  
王之言而不明  
其旨正欲公之  
發問以卒之也

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  
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  
之光輔五君文襄靈成景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  
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  
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  
信以上實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  
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以其爲誠信之君所使故降之福  
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  
作辟違乖辟而違於理從欲厭私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



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縱肆

行非度無所還忌顧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

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掩惡而善

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進則矯誣退則言罪無所措辭則亦虛媚而已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

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

曰不可為也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荏蒲

舟鮫守之藪之薪烝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

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專守其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

暴征其私外鄙之人入服政役又為逼近國都之關以苛暴征稅而奪其私物承嗣大夫

疆易其賄又為世家恃強以移易其貨布常無藝布政無法制徵歛無度

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

僭令於鄙私欲養求嬖寵臣妾縱欲以長養求覓不給則應應之民

人苦病夫婦皆詛詛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假使祝史能徵福則夫婦

之詛亦將有禍聊攝以東二城姑尤以西二水其為人也多矣雖其

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

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除逋債

晏嬰諫襍彗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景使襍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諂不貳其命禍福不爽若之何襍之且天之有彗也以

可垂戒於後  
不求治於民  
而求福於神者

彗



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也。逸詩：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鮑國諫用魯陽虎

左傳定公九年

陽虎奔齊。虎入陽關以叛魯伐陽關虎犯師而出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景將許之。鮑文子國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晉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疲大臣必

論齊魯之勢明  
誅陽虎之心畫

多死亡

死於戰

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

而將殺季孫

將召季桓子享于蒲團而殺之

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容身

於齊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

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移其

害魯者以害齊

齊侯執陽虎

囚之載葱靈車而逃追得而囚之復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

○秦

蹇叔諫襲鄭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二十二年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先是穆公與晉文公圍鄭鄭使燭武說之穆公與鄭盟而還使杞

子成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且潛師以來，國可得

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



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行輕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  
而無所勞而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

師遂東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者

有獻遺於人皆以輕先重故鄭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

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鄭穆公實不聞而敢犒從者不

腆敝邑為從者之淹謂秦師在居則共一日之積芻米

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傳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

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父於敝

邑唯是脯乾肉簋曰脯糧食曰簋牽竭矣腥物曰餼牛曰牽為吾子之

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

自取以閒敝邑使鄭得若何杞子奔齊孟明曰鄭有備

矣不可異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楚

鬻拳兵諫 左傳莊公十九年

巴人伐楚楚子文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激其志

功遂伐黃敗黃師于踏陵還及湫卒鬻拳莖諸夕室拳

亦自殺也而莖于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

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

刖也楚人以為大閹刖足不可復謂之大伯使其後掌

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

鬻拳之事左氏原其心范氏據其義要之人臣事君必先視義之可否而后為之然後其心始白于天下其美盡臣之義之難也孔子所以以六言六蔽示人



納君於善

范氏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傷教害義不可得而疆通者也

申叔時諫縣陳

左傳宣公十一年

楚子

莊

為陳夏氏亂故

陳靈公淫夏姬徵舒殺之

伐陳謂陳人無動

將討於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名祖子夏之名

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

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

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

縣大夫皆稱公

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

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

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

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太重矣諸侯之從

牽牛之喻甚極事情史記略變其文便弱矣

切至莊公不得從之也

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

歸之無乃不可乎主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

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宋氏曰叔時善諫君莊王能從義楚之霸也豈偶然哉

公子貞諫伐晉

左傳襄公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

貞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

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

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



知瑩稟焉以為政瑩代厥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

上之使佐中軍匄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

上之使佐上軍起佐上軍厲將魏絳多功和以趙武為

賢而為之佐武將新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以力當是

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

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

遠馮諫伐舒鳩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其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先是楚康王為水召舒鳩人屬

國舒鳩人叛楚楚子康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

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無叛且請受盟二子

懲則征之服則

復命王欲伐之遠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

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終卒而不貳吾

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彼無辭乃還舒鳩人卒叛

令尹子木屈建伐之遂滅舒鳩

椒舉諫示侈左傳昭公四年

楚子靈合諸侯于申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

事夏啓均臺之享商湯景亳之命武王盟津之誓成王

岐陽之蒐康王鄴宮之朝穆王塗山之會齊桓公召

陵之師晉文公踐土之盟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

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

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



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

椒舉諫戮齊慶左傳昭公四年

齊慶封奔吳樂高陳鮑之徒與盧蒲癸王何攻慶氏殺慶舍故封奔魯齊人來讓復自魯奔吳

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楚子靈

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

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

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

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崔杼弑

封其黨也故云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崔杼立景公慶封為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

慶封知不免於死故發楚之瑕以依椒舉之見

慶者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溢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而伐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伍舉諫築章華臺國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築臺於章華之地，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

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以賢受寵服也安民以為樂，聽德

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

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

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

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

此因靈王之稱一美遂以美字極言之絕好文字反正論疏意自互發

臺名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



韓評臣論內數  
問字本此周秦  
之文在後世為  
冊頭也

不悟宮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  
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騅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  
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  
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  
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  
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  
以蜀之役啓疆致辭援前魯公賂楚請盟事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  
贊焉富盛密也都閑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  
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  
若於目觀則美不尚德縮取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

封厚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  
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  
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  
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  
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  
耗忘其安樂而有遠心離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  
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榭無室曰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  
氛祥凶氣為氛吉氣為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其足以臨見之而  
已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而巳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  
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



乎為之取不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取其官察之暇於

是乎臨之不廢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不妨故周詩曰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望氛祥而備災害講

以利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事

正楚其殆矣

遠啓疆諫辱晉使左傳昭公五年

晉韓宣子起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子靈朝其大夫曰

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

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闕則其是而以羊舌肸為司官去

為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疆曰可

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

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執以享頰有璋執

行禮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務行

宴有好貨以貨殮有陪鼎加鼎以入有郊勞出有贈賄

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此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晉恃勝而邲之後楚無晉備以敗

於鄢楚恃勝而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

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

召寇讎備之若何何以誰其重此結怨無若有其人耻

以有備為一篇  
議論中間論彼  
我之勢述古今  
之情如明珠走  
盤圓融不滯



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群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平公送女于邢上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罕、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首、臯、皆諸侯之選也。非人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須雖幼已任使事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韓襄至子羽凡七人一邑皆成縣也。賦百乘羊舌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肸食采於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十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

親易怨司

也。羊舌氏四家共二縣，故云九縣。長轂九百。戎車九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餘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羊舌赤謀之中行伯。吳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為晉之俘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稱謙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赦難，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申無宇諫外重。左傳昭公十一年

楚子靈城陳蔡不羨。陳蔡楚所滅不羨楚要地使棄疾為蔡公。王問

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昭公子元也為厲公



歷引以見當戒  
并疾鄭州

所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

在邊五細不在庭。古人以五行建官鳥官亦有五蓋立

以叛以五官之屬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

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

殺曼伯。檀伯也子元居櫟檀伯為邑大夫以宋蕭毫實

殺子游。宋萬弒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齊

渠丘實殺無知。渠丘雍廩邑也無知謀衛蒲戚實出獻

公。蒲甯殖邑也戚孫林父邑也獻公為一人所逐按外

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

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微

衛實難桓景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以木尾

大不掉。以獸君所知也。

鄭丹以詩諫。左傳昭公十二年

楚子靈狩于州來次于乾谿。楚圍徐故次右尹子革夕

子革鄭丹也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與呂伋

暮見曰夕齊太公之王孫牟。衛康叔熒父晉唐叔禽父。魯周公並

事康王四國皆有分。寶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

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荆山萐路。以柴藍縷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

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

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

楚十二匹而子  
章三吞首述熊  
繹之事天子見  
靈王不能畫臣  
職以陵上也次  
言周不愛鼎鄭



敢愛田見靈王  
上能陵于天子  
則下亦能震於  
鄰國也末言四  
國足畏而加之  
楚見可畏之勢  
不專在於楚也  
詞嚴義正本自  
了了楚靈不悟  
固矣而析父亦  
若未喻其意者  
故又因王之出  
之問而借析招  
以諷之王雖不  
能自克亦已晚  
矣

將唯命是從豈其愛也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

六人長曰昆吾次曰季連季連舊許是宅昆吾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周不愛也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事晉

楚今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

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共是四國者陳蔡二專固足畏也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共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

以為鍼秘破圭玉以敢請王命王與丹言時王入視之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

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亦將斬矣以已喻鋒刃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

能讀三墳伏羲神農五典少昊顓頊高八索八丘九

志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父司馬之官

遊行故借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考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逸王揖而入饋不

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為棄疾仲尼

楚子及難于楚  
祈招之諷于是



豈其辱於乾谿

子張驟諫 國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子曰吾欲已子

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

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

處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

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敬其德至于神明夢傳以

入于河遷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

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

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善茲故不言如是

發明幽盡

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非以為公

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

太早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

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治故三年默以思道

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

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

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

晉文皆非嗣也皆房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善德音

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

有驗而申無字  
之諫信亦不評



也四封不備一同

不滿百里

而至於有畿田

方千里

以屬諸侯

至于今為令君相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今君而欲自

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

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辜

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願寘之於耳

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

乎其又以規為瑱也

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也

遂趨而退歸

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公子申諫害吳

左傳昭公三十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闔廬弑吳王僚公子餘奔徐

公子燭庸奔鍾吾今使執之

二公子奔楚楚子

昭

大封而定其徒

將

害吳也

子西申

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

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

又疆其讎

封二公子

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

將自同於先王

太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

不知天將以為雲乎使

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

不遠矣

可占知其不父

我盍姑億吾鬼神

使安享其祭

而寧吾族姓

以待其歸

善惡之歸

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執鍾

吾子遂滅徐

組織文



○吳

伍員諫乎越

左傳哀公元年

國語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

先是越敗吳于檣李闔廬傷而死

遂

入越越子

踐句

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

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

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澆寒泥子封于

過二斟夏同姓諸侯

滅夏后相

相失國依於二斟復滅於澆

后緡

相妻

方娘逃

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其

毒

澆能戒之

有備

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

賴以得免於害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

方十里

有衆一旅

五百人

能布其德而兆

始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

艾謀澆

侯其隙

使季杼誘豷

季杼少康子豷澆弟也封於戈

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

少康或將豐之

與越成使其豐大

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

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消而止其患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

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

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傳

吳王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將許越成而無拂

讀左氏每讀一篇先要看他印證精神處



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齊伐  
反振旅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  
而討之非憚畏吾甲兵之疆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  
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尚威以好勝  
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  
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  
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  
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吳王  
曰大夫奚隆於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  
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語

伍員諫遺越患左傳哀公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  
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秦養也若諫曰越在  
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夫其柔服求  
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  
用之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反受其害使醫除疾而曰必  
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  
殄無遺育無禪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  
反商之道留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  
越以存病根於鮑氏為王孫氏



申胥諫伐齊 國語

子胥申胥可謂極諫矣指示心願竟不能入

吳王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謂盛者更衰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無過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兵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水鑑人見成敗鑑水見形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而已

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舜堊九疑其山体水使旋石郭

以象之罷弊楚國以閒陳蔡伺陳蔡之不修方城之

內踰諸夏而圖東國徐夷吳越也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

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

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

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

撲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不納乃入

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以

女殉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鮌禹之

功而高高下下起臺榭深汗池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

迷楚靈之禍見于勞民與楚同也



存饑今王將狼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  
群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群皆奔喻吳民就戰或小有王  
其無方收也方道也收還路也言無歸路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  
猶有及乎王弗聽遂伐齊齊人與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越

范蠡諫伐吳 國語

越王勾踐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  
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  
法天定傾者與人心順人節事者與地利因地王不問蠡不  
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

三有爲大總領  
故三段實此

策者節差

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災變之應弗爲人客伐者人  
事不起畔逆之萌弗爲之始先動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  
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吳未有災而欲伐之人事  
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  
妨於國家靡損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  
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先修德而後用武陰謀逆  
德好用凶器始與人之所卒也始害人終淫泆之  
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謂陰  
洪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  
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



柰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在傾危故先問與人范蠡對曰卑辭尊禮以此玩好珍寶女樂謂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尊之以名稱爲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取鍵器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

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柰何欲更修政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時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生物之功而兼其利萬物終歸於地美惡皆成以養生美惡各有所宜時不至不可疆生事不究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也自若以處居之自如無妄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農穡絲枲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天時還則昨在越而吳有必階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與蠡謀之十年而後伐之



范蠡諫戰吳 國語

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  
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  
姑勿許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  
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  
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為常有進退四時  
以為紀有變易無過天極天道所至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  
以為常縣象著明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  
薄蝕也法其明以進取行其微以隱遁陽至而陰陰至而陽至極日困窮  
而還月盈而匡虧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

凡文古雅如商  
彝周鼎變幼如  
風飄雨驟豈曰  
極兵之情亦極  
文之體矣

行隨其轉運虧盈晦明之常後則用陰後動則沈重固密先則用陽先動則輕疾猛

厲屬近則用柔敵近則以弱示遠則用剛抗威厲辭以禦後無陰蔽太舒靜

先無陽察太顯露用人無藝往從其所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因敵為制

不豫設也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敵以剛強求禦已其陽節未盡尚來

可可彼來從我固守弗與不輕戰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

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

奪之勢常在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

取先動者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

後動者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在陰

為牝在陽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窮今其來也剛

歷叙兵家而以剛強力疾一句印證譬象樂騰沸忽然擊敵萬



有收聲

強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

三年。吳師自潰。

范蠡諫平吳。國語

吳王帥其賢良。親與其重祿。大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

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

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

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因天時以為用得時弗成。天有

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五歲再閏小凶則近。大凶則遠。謂

危敗大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

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

來。辭俞卑。禮俞尊。主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

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夫

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

已。言易望也遂滅吳。

左粹類纂卷之二



六

言言

言言







